

新

阿越 著



宋

· 大结局珍藏版 ·

关于宋朝的大百科全书式小说



卷一

中国藏公出版社
China Zangong Press

新 4 宋

· 大结局珍藏版 ·

关于宋朝的大百科全书式小说

阿 越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宋. 4 / 阿越著. -- 北京 :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145-1182-6

I. ①新…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18)第 001683号

新宋 · 4

阿越 著

责任编辑：孙兴冉

责任印制：岳 珍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2号院科贸楼

邮 编：100036

电 话：010-85869872（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22

字 数：415千字

版 次：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华 文 经 典

HUA WEN

SUPERIOR



梁乙埋

是西夏毅宗諒祚的皇后梁皇后之弟，权倾朝野，喜好享乐。

梁乙埋，西夏国相。



李秉常

「岁时即位，15岁时开始亲政。但李秉常执政一直受到其母梁太后的制约。」

李秉常，西夏皇帝。



李
清

李清，西夏将军。
本是汉人，后被西夏俘虏，在西夏任将军一职，深受夏主宠信。



文
焕

文焕，熙宁六年武状元。
在书中，曾于熙宁十年与西夏的战事中被俘，后来成功出逃。



种古

种古，字大质。

为人豪迈，不拘小节，人称「小隐君」。



侍剑

侍剑，石越的贴身护卫。

少年时被石越收为书童。弓马娴熟，学问通达，对石越忠心耿耿。



狄 詠

狄詠，北宋名将。

面如冠玉，武艺颇佳，是赵頊在位时期的天下第一美男，号称「人样子」。



赵云萝 (清河郡主)

赵頊的堂妹，美丽动人，冰雪聪明，温柔贤淑。







秋詠街頭品酒圖





〇〇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安抚陕西	叛番突袭	风雨前夕	石门烽烟	春秋之义	哲夫成城	海水群飞	意气丹心	环州之战	绥德逆袭

001 026 054 082 111 150 193 246 277 310

〇〇

第一章 安抚陕西



知者善谋，不如当时。

——《管子·霸言》

1

西京河南府，洛阳。

因为遭遇了暴风雨，端明殿学士、陕西路安抚使石越的座船行了整整两日，才到达西京洛阳。石越到达洛阳的那一天，晴空万里。

“公子，顺这条道前去不远，便是洛阳城了。”在一个岔路前，潘照临挥鞭指着正西的道路笑道，“富韩公已经知道公子这两日之内会经过洛阳。到洛阳后，应当先去拜会一下他。”

“本当如此。”石越揽辔应道，一面观察四周的山川形胜，叹道，“洛阳居华夏之中，河山拱戴，难怪太祖皇帝欲迁都于此。”

“洛阳东有虎牢关可扼守，西有潼关为屏障，南有嵩山与伊阙为门户，北有太行与黄河为天险，兼之风景华美，山川明秀，自然是远胜于汴京。然而汴京四通八达之地，本朝立都于汴京，原亦是利其漕运方便。久而久之，根深蒂固，而迁都之议，已近空谈。”

众人听石越与潘照临说起此事，都不由感慨。一行人谈笑正欢，忽见前方尘土高扬，马蹄轰鸣，众人不由相顾骇然。一千家丁与护卫官兵，都取出了手中的弩机。众人久闻洛阳地界有一大盗横行，官兵屡剿不灭，因此不爱讲排场的石越，这次破天荒地带了近百人同行。难道当真怕什么来什么，真在这洛阳城外，碰上了大盗？侍剑此时早已驱马上前，取弓在手，挡在石越马前。一时间，空气仿佛凝固。

几分钟后，那大队骑者终于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侍剑目不转睛地望着那数百骑兵奔驰而来，手心中冷汗直冒。石越表面上虽然冷静，但是汗衫却全湿了。

唯有潘照临轻轻松了口气，笑道：“他们有旗帜，不会是盗贼。”

石越眺目望去，果然见队伍当中有四面旗帜高高举起，迎风飘扬，只是看不清楚写的什么字样。那些人越来越近，可以依稀看出是官兵装束。石越不由松了口气，说道：“是禁军。”

众人也早已看清，一齐松了口气。正欲收起兵器，石越忽的心中一动，举起手来，厉声说道：“暂莫松懈，待看实了再说。”众人心中一凛，原已放下的弩机，又抬了起来。潘照临意味深长地看了石越一眼，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须臾，那数百骑兵勒马停在离石越一行人约五六百米的地方，为首一人纵马出列，大声问道：“前面可是陕西路安抚使石学士？”

侍剑驱马上前几步，厉声回道：“正是石学士官驾在此，尔等又是何人？”

那人顿时喜笑颜开，翻身下马，小跑过来，行了一个军礼，朗声说道：“下官骁骑军第一营第三指挥使史洪，奉令率部前来恭迎石学士大驾。甲冑在身，不能全礼，还望恕罪。”

潘照临见石越脸上有不解之色，忙低声说道：“骁骑军第一营至第三营驻扎西京附近，第四营第五营驻扎在京师与西京之间。他们是最早整编完毕的禁军之一。”

石越点点头，驱马上前几步，高声问道：“你既是禁军将领，如何敢擅离职守？我不过路过洛阳，本朝无此远迎之礼。”

“回学士话，最近西京地面不太平，我们第一营各指挥奉命分遣各路巡逻，靖绥地方。下官所部并不曾离开防区半步，学士所行路线，正好是我们第一营第三指挥的防区。这是下官的福气。”

“福气？”便是连潘照临，都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了。

“请学士前行，下官与儿郎们为学士护道。”

潘照临见石越犹疑，笑道：“客随主便，只要不曾乱了规矩便行。御史们若要弹劾，姑且由他们一回。”

石越知道洛阳官员借口盗贼横行，摆出偌大排场来迎接自己，必定有富弼的授意——须知道河南府的现任长官，大部分是石越特意安排的富弼的故吏与亲戚。大宋任何人的面子他都可以不卖，但是富弼的面子，他却不能不卖。当下微微颌首，朝史洪说道：“如此有劳诸位了。”

“不敢。”史洪立时退回阵中，眨眼的工夫，他属下的三百骑兵便分成三路，一都在前，一都在后，一都在两旁巡逻，把石越一行人拥簇在中间，浩浩荡荡地向洛阳城的东门走去。

“啊！那是什么？”走了约二三十分钟，当洛阳城高大的城墙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时，一向沉稳的侍剑忽地发出惊呼之声。石越与潘照临、陈良，以及随行的家丁护卫都被眼前所见惊呆了。

整整几万人，拥簇在洛阳城的东门前，翘首望着石越一行的到来。这是石越从未想象过的壮观场面，他忍不住小声地问道：“他们在做什么？”

“似乎是在欢迎公子。”潘照临微笑道。

“我不过是路过洛阳……”

“也许正因为这样才让他们如此热情。”

“会不会太张扬了一点儿？”石越想起了自己目前的处境。

“这似乎不是公子所能控制得了的。”

仿佛是为了印证潘照临的话，忽然，石越一行人便听到史洪用他那特有的大嗓门

高声喊道：“石学士来了！”

顿时，平静的现场沸腾起来。城楼上鞭炮声响起，人们争先恐后地踮起双脚，努力看着骑着一匹白马进城的石越，一面还大声地议论着自己的观感。不知是谁最先拿起绣球抛向石越，顿时便有无数的手帕、香囊抛向石越。猝不及防的石越被这些东西弄得好不尴尬，却还不好躲避，只能一直保持笑容，硬生生地忍受着这些飞来的“暗器”。好在史洪的骑兵很快发现了这个状况，立即排成密集的队形挡在了石越的两旁。

“子明。”

“韩国公！”

当看见竟然连富弼也出现在这场合之时，连潘照临都不由肃然动容。须知富弼自从退隐西京后，别人若想见他一面，都是千难万难，不料他竟然会亲自到东门迎接石越。

“子明光临洛邑，竟让西京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真让老夫大开眼界。昔日王相公过洛，虽然洛阳也是万人空巷，但是他亦不曾受过这许多绣球与手帕。”富弼亲热地挽着石越的手，迎他入城，一面不忘调侃着石越。

石越赧然笑道：“劳动韩国公大驾，越心中难安。本当是在下往府上请安。”

“你远来是客——来，子明，这位是……”富弼给石越介绍着洛阳的主要官员与名流，包括嵩阳书院的山长、《西京评论》的社长等。

入到城中，只见城中街道早已清道，但是两旁观看的民众却一点儿也不曾减少。还有不少商家，主动在门口焚起了香案，以示欢迎……石越知道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西京洛阳聚集了一大批郁郁不得志的旧党大臣。因此，西京洛阳，在某种意义上，是旧党的老巢。自己和旧党关系一向良好，和富弼更有特殊的交情，而且以自己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百姓的欢迎也并不奇怪。但是如此大张旗鼓地欢迎，让自知受到皇家疑忌的石越有点儿忐忑不安起来——这不是更增添了皇家猜忌自己的理由吗？他看了一眼和自己显得亲密无间的富弼，却见富弼满脸笑容，不停地在马上向百姓点头致意，似乎全然没有想到过这一点。石越心中不由奇怪起来——富弼难道会不知道自己出任陕西路安抚使的真正原因？

2

当天晚上，韩国公府。

小客厅中只有石越、富弼、潘照临三人。

石越注视那幅旌鹤降庭图良久，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富公，今日之事，会不会太过于张扬？在下现在身处嫌疑之地……”

富弼似乎早已知道石越必有此问，不待他说完，已经笑着摆了摆手，转目注视潘照临，笑道：“先生可知道老夫何以如此大加张扬，唯恐天下人不知道子明深得百姓之爱戴，元老之器重？”

潘照临略略欠身，回道：“在下亦觉疑惑，富公如此安排，必有道理……”

富弼得意地捋了捋胡须，笑道：“朝廷之事，老夫大体已是知道。皇上让子明安抚陕西，为的是三个字——不放心。”

石越黯然点头，叹了口气。

“但子明也要看到，皇上确实是一片成全之心。”

“在下已经知道，司马君实在在下离京之时，写了一封书信给我，已点明此意。”

“朝中暗潮涌动，有人妄想身居九五，若子明在朝中，则子明是必争之人。皇上是聪明之君，既怕子明你立场不坚定，又怕你立场过于坚定，因此迫不得已，才把子明你放到陕西来。”

“这……”石越与潘照临面面相觑，皇帝怕他立场不坚定倒也罢了，怕他立场过于坚定，却未免有点儿匪夷所思。

“依老夫的猜测，宫中必有人向皇上进言，猜忌子明你。大抵之言，无非你过于自爱，矫情近伪；又或者万一有不测，主少国疑，而子明又过于年轻之类。子明平素谨慎，于内侍宗室，皆不敢得罪。若皇上知道此事，必然会怀疑这些猜忌之语，终会传到子明你的耳中。因此，即使皇上本来无疑你之意，此时却也不得不疑你。皇上担心的，是怕你听到有人进言，因此立场不稳，铸成大错。但这些话，皇上却不能向你明言。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本无贰心，因为被猜忌，反生出贰心。老夫料来，这才是皇上所不放心你的原因。”

石越与潘照临听到富弼的这番分析，不由暗自叹服。

“因此，若子明你处处小心谨慎，提防这儿，提防那儿，你越怕惹疑忌，皇上就越是要疑你。因为皇上就是在怀疑你认为皇上在疑你。自古以来，君臣之间，最难善始善终。因为每个皇帝有不同的才华与性格，你若以为韬晦便能让皇上信任你，那你便是大错了。大丈夫要审时度势，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所以，老夫才不惮御史弹劾，大张旗鼓迎你入城。一来让朝廷知道你的声望，二来释皇上之疑。至于那些猜忌你子明太年轻太能干的人，不管他是谁，子明你都管不了，也不用管。这种猜忌你怎么样都躲不掉的。你只要让皇上放心你就行了，只要皇上在一日，皇上就不会怕你能干，不会怕你年轻，皇上就怕你不能干不年轻！”富弼若有所感地叹道，“这个道理，老夫用了近十年时间才明白过来。”

石越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向富弼行了一礼，谢道：“石越谨受教。”

富弼微笑受了这一礼，又道：“但所谓过犹不及。子明你亦不必刻意张扬。老夫

替你张扬，与你无关，你受了便是。若是你自己，谨慎惯了的，如今要反其道而行之，也不可以太过了。凡事皆需适度。这个就要看你自己去把握。”

“是，在下理会的。”石越自从到宋朝以来，还从未对人如此恭敬过。连潘照临都正襟危坐，认认真真地聆听富弼的建议。

“方才我又说皇上又怕你立场过于坚定，子明可知道是为什么？”

“还请富公赐教。”

“原因亦很简单，皇上怕你步王介甫的后尘。”

“这从何说起？”

“子明你若立场过于坚定，两宫太后，子明你敢保证你不会至少得罪一位？”富弼含笑问道。

“这……”石越与潘照临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了。

“皇上日后还要倚重你改革图强，王介甫为两宫太后所不喜，于是反对者更加坚定。前车之鉴，皇上岂可不防？这种争权夺位的旋涡，但凡沾上了，要不树强敌，除非是强敌全死了。但是偏偏皇上要做仁爱之君，这些人没那么容易死绝。若子明立场过于坚定，到时就会招人忌恨，于改革图强之大业，颇有妨碍。改革是皇上一生志向所寄，皇上一定要保全你。”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下可谓茅塞顿开。”

“老夫宦海沉浮几十年，做过三朝皇帝的臣子，至今也不是很懂帝王的心思。不过此次身在局外，反倒看得格外清晰。子明与潜光先生皆是不世出之人杰，切不可当局者迷。朝中之事，子明不妨暂且丢到一边，看看皇上怎么样运筹帷幄。子明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样在陕西路做出政绩来，让关中这个天府之国，重现汉唐风采。到京兆府后，子明就会知道，陕西路安抚使虽然位高权重，但是本朝最难治理的也就是陕西路了。内政不修，边患频频，以范文正公之英才，成绩亦非常有限。老夫希望子明能给大宋带来一个惊喜……”

3

同一天，汴京昌王府。

王府中一片忙乱，自王妃以下，没有人想到，皇太后竟然会亲自前来“探病”。

“你们不必乱了，我不过看看自己的儿子而已。”高太后望着一脸惊慌地跪在自己面前的昌王妃，淡淡地吩咐道：“你带我去。”

“这怎么敢？臣妾已经让人去唤大王了。”昌王妃胆怯地垂下头来，不敢直视高太后。